

古点 / 著

《花火》
2016年度
最佳喜剧
爆笑
古今

吃点心
似做贼

洗澡
如何防贼

表白
不讓拒

她是史上最**窝囊**的皇帝

当个皇帝不容易，更何况她还是个

女扮男装的皇帝!

龙椅还没坐稳， 就要被众臣赶下台

悲催皇帝 ⊗ 狡猾丞相 = 皇上, 请让微臣好好宠溺你!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CO., LTD.
NO. 11, JINJIANG ROAD, NANJING, P. R. CHINA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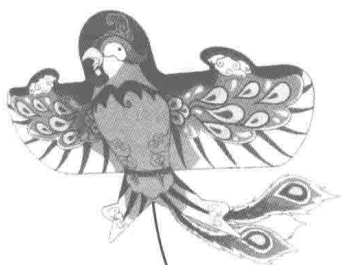
皇上, 请冷静 / 古点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9348-5

I. ①皇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5488 号

书 名	皇上, 请冷静
作 者	古 点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向婷婷 陈 琳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170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6 年 6 月第 1 版,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348-5
定 价	2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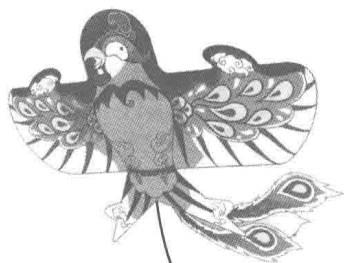
- 
1. 皇帝这职业 /001
 2. 爱卿，如果萌，请深萌 /005
 3. 皇上，请冷静 /013
 4. 朕很顽皮怎么办 /021
 5. 朕终于穿上女装 /033
 6. 朕要成亲 /040
 7. 朕已哭晕在厕所 /050
 8. 朕为爱卿指个婚 /055



- 
9. 朕很忧伤 /059
 10. 兄台，相见恨晚 /068
 11. 皇叔很奸诈 /074
 12. 皇叔不正常 /080
 13. 青山绿水，后会无期 /084
 14. 我穷得没饭吃 /089
 15. 这年头卧底真多 /098
 16. 长岭山神医 /103
 17. 厕所工也不容易 /110



目录 CONTENTS



- 18. 身世揭晓 /118
- 19. 表白遭拒 /124
- 20. 寨主，请多多指教 /130
- 21. 霸王硬上弓 /136
- 22. 不见庐山真面目 /141
- 23. 鸡飞狗跳的山寨 /148
- 24. 各种坑蒙拐骗 /157
- 25. 假媳妇也要见公婆 /180
- 26. 好一个郎君 /194



- 27. 夫人，请冷静 /198
- 28. 再见皇叔 /207
- 29. 再见侯戈 /219
- 30. 结局篇（上） /226
- 31. 结局篇（下） /233
- 番外篇：金远羽 /245
- 番外篇：唐墨 /251
- 番外篇：宋洛君 /256
- 番外篇：太后 /271





1. 皇帝这职业

朕有个不得医治的病症，名曰“想死病”。

这个病是从朕登基那天便患上了的。思及此，朕就想起半个月前的登基大典。

那天，天气极度燥热，火红的阳光炽烈至极，朕被一千朝臣元老死拖硬扯架上圣坛，然后在众臣热忱的目光下，顶着烈日在上边接受臣子朝拜。过了两三个时辰，朕从圣坛上走下来的时候，有宫女掩嘴惊呼，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朕不明所以，掏出随身携带的镜子一看，结果被自己吓了一跳……

父皇的后宫佳丽实在寥寥无几，算起来连十个妃嫔还不到。而且，这二十几年下来，宫中能诞下龙裔的，就只有我母后一人。

她们之间是否有钩心斗角或者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导致不孕不育，朕就知道了。

总之，朕成了独生子女。

犹记父皇临终前曾对联说：“阿篱我儿，父皇就要去了，可我最





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……唉，你要做个明君知道吗？你要隐瞒自己的女儿身知道吗？要当心你那个狼子野心的皇叔知道吗？唉，父皇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就驾崩了。

每每想起这事，朕就一阵痛心疾首。为何不一开始就拒绝父皇的请求呢？如此便不用每天过着提心吊胆、生怕身份被揭穿的日子了。

自从朕当了皇上之后，便不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了，任何事都得偷偷摸摸的，活像做贼似的。

朕每日清晨便被宫人叫醒，睡眠时间连三个时辰都不到，就得更衣到大殿上朝。

——朕很苦。

下朝之后，朕就被一群老顽固拥到偏殿议事，往往被缠得脱不开身，连半点娱乐时间都没有。

——朕很郁闷。

晚间在御书房里批奏折，朕看着桌上摆放着一碟精致可口的糕点，却只能眼巴巴地瞧着，连闻个味也不敢。记得有一次，朕实在嘴馋得紧了，便偷偷拿了一块放进口中，然而还未等糕点在舌尖融化，丞相大人就来了。

他眉眼俊秀，看着朕的眼神似笑非笑：“皇上，糕点可是女孩家嗜好的……”

朕听了他这句话，惊得赶忙将糕点放下，讪讪地笑道：“太后近日嗜好甜食，朕只不过替她尝尝哪些好吃一点罢了。”

——连吃点东西都不能光明正大，朕表示很痛苦。

每逢佳节，便有尚衣房的人捧着华丽精致的衣裳送到后宫，朕坐在凉亭里，瞅着后宫里的女人穿得花枝招展，心里泪流满面啊……

这时候丞相大人便会施施然地对朕说：“皇上若是像女子那般喜爱衣饰，那可不妥……”

朕再次听了他这话，气得咬碎一口银牙。他左一句“女孩家”，右一句“不妥”，朕就是再蠢也明白他的弦外之音！

——不会被他看出破绽了吧？朕很惶恐。

当了皇帝之后，朕便与自由绝缘，做任何事都不能随心所欲，整日偷偷摸摸的也就罢了，还要提防居心叵测的皇叔，更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，万万不能在别人前暴露身份！

朕活得很累，朕想死了一了百了……

这个念头刚浮现脑海，朕便把一切想法付诸行动。

下朝之后，朕便来到御花园里的一处荷花池。朕瞧了瞧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欢快地撩起衣袍，爬上栏杆正准备跳下去的时候，忽然一众太监急急奔来，殷勤谄媚地对朕说道：“皇上是要到池里捕鱼吗？”

朕一愣，不明就里。

太监又说：“这等小事由奴才来做即可，皇上您到一边歇会儿！”

朕不是要捕鱼！朕是想自杀懂不懂？

第一次的自杀计划失败之后，朕并不气馁，很快又找到一个新的自杀地点。

这回，朕特意避开众人，独自一人站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上，瞧着眼前六根红色的雕龙大柱，认真思索一番，打定主意后便挽起宽大的袖口，然后做了个俯身的“预备”姿势，果断往红色大圆柱冲去。

眼看离目标越来越近，朕心里高兴之余，便高兴地闭上眼睛——

“咚！”

等待朕的并不是尖锐的痛楚，而是一堵稍软且温热的肉墙。





朕扶额哀叹，为何上天总让朕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？朕愤愤地抬起头，却对上一双盛满盈盈笑意的黑眸。

又是这个奸臣！

他上下打量朕的头部，啧啧了几声，好奇道：“皇上，您在练铁头功？”

意图自杀这件事，自然是不能被他知道的。所以，朕摆出露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，讪讪地笑道：“呃，朕只是头皮痒……”

头皮痒到想撞墙啊！



2. 爱卿，如果萌，请深萌

夜色深沉，朕刚处理完政务，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明黄的象牙大床。朕躺在床上，累成一条狗，然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朕穿着明黄的睡袍，捂了捂胸口，感受到日渐胀大的小包子，朕心中宽慰，却又隐隐担心。这白花花的小笼包啊，终于如愿长大了，可是问题来了，这一日比一日胀大的“小笼包”，到时该如何掩饰啊？

难不成还要换一条大号的布帛绑住？平日里，朕用一条轻柔的白绫束胸就已经很痛苦了，不仅胸闷难受，而且还会影响朕的发育啊……

朕整日担惊受怕，做任何事都屡屡受阻，朕真心觉得皇帝这职业太苦了！

第二天清晨，朕一路打着哈欠步入后宫。

德宁宫内，一位气质雍容华贵的美妇人卧在贵妃榻上，当听到门口传来“皇上驾到”的通报声时，那位原本躺在榻上的美妇人便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然后叫来婢女帮忙在脸颊上敷一层层的胭脂水粉，方才笑着出来迎朕入宫。

望着眼前风韵犹存的美妇，朕暗叹口气，挥手屏退下人，这才走



上前去牵住她的手：“今日好不容易罢朝一天，母后竟连个懒觉都不让我睡吗？”

此时的太后早就将人前装出来的威严冷厉丢到爪哇国去了，她满脸堆笑：“都是母后的不是，都是母后的不是。阿篱，我苦命的闺女，坐上这个皇位，真是辛苦你啦！”

一提这事，朕就爹毛了，控制不住地怒吼道：“你知道我如此辛苦，干吗死活要拖我上皇位？你当年咋就不再生一个儿子？”

太后听了这番话，顿时满面愁云，看着朕幽幽道：“篱儿啊，我何尝不想再生个儿子？可问题是我生不出来了啊！唉……自打你出生，我和你父皇便把你当男儿来养，为的就是提防你皇叔篡位啊……”

皇叔皇叔，又是那个死鬼皇叔，要不是他，朕就能好好当个公主，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不用束胸，每天绫罗绸缎、金钗玉环……

“当了个皇帝，朕这辈子也算是毁了，注定孤家寡人了啊！”朕趴在母后腿上，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所有烦心事说出来。

太后托着下巴想了想，脸色凝重地和朕商议：“我的篱儿生得青春貌美，怎可如此老死宫中？这样吧，到时我便为你和宋洛君指婚吧，你看如何？洛君那孩子倒是不错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丈夫。”

朕此时正喝着茶，听了母后这话，顿时呛得直咳嗽。

要朕嫁给宋洛君？开什么玩笑！他一看就是个阴险小人，满肚子的坏水，整天只知道拆朕的台，坏朕的事！

没错！这个宋洛君，便是当今丞相，身为百官之首，权倾朝野。他和另外三位朝廷元老都是父皇的心腹近臣，自小就被送入皇宫开始培养，学习权谋之术，只为待朕登基后辅佐朕。

朕记得初次遇见他时，是在皇家庭院的御花园。

当时朕还是太子，一身男装打扮，娇小的身子缩在假山下抽抽搭搭。

当一双黑色的鹿皮绒靴映入朕的眼帘时，朕抬头便看到少年清秀俊朗的脸。

他看起来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却抿着唇，故作老成地看着朕：“你为何哭泣？”

朕从没见过这样好看的少年，只愣愣地瞅着他，好半晌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屁股后面流血了……”在那少年疑惑的目光下，朕背身过去，指了指身后染血的衣袍。

“痛不痛？”他问。

朕摇摇头，其实朕也不明白流血却不痛是什么原因。直到他送朕回到德宁宫，问了母后才明白这是来癸水的缘故。

事后朕一直惶恐不安，生怕宋洛君会因此知晓朕的身份，然后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。可事实证明，东宫太子是个假小子这件事还是不为人知的，要不你看，五年过去了，一直都没见他有任何异常反应。

说起来，他还是京城第一美男呢，京城里爱慕他的姑娘多了去，上至官家小姐，下至街头女叫花子……就连朕那个艳冠天下的皇叔与之相比都逊色一分。

说到朕的皇叔，若真要来个客观评价，不得不承认，他容貌生得极好，当真是艳若桃花又雅如明月。朕当年曾见过他一面，只一面，就叫朕震惊当场。

只是，朕那皇叔金远羽实在是太叫人痛恨，性格扭曲不说，竟然还敢瞧不起朕！当着众臣之面，说朕不过是个黄口小儿，没半点王者风范，不配继承这江山大统……



到了午休时间，朕便回了寝宫准备睡个午觉，忽然小桶子跪在殿外，说有急事禀报。

小桶子是朕的贴身太监，平日里灵光得很，没什么事情在他看来是小事，如今他却急匆匆地赶来禀报，想来是真出了什么事。

朕起身披了一件外袍，捧了一杯热茶慢慢啜饮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：“怎么了？”朕悄悄地在心里为自己点个赞。嘿，父皇不是老教导朕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要表现得临危不乱，从容不迫，面临泰山压顶都面不改色吗？就在方才，朕不就做到了？

哈哈……

然而，小桶子的一番话让朕不淡定了。

他擦擦额头的汗水，道：“皇上，南阳王率领八万铁骑大军回京了！”

哐当一声脆响，茶杯从手中脱落，朕吓得差点没抱头鼠窜……

看来摆谱也是个技术活啊！

南阳王便是朕那个野心勃勃的皇叔，名唤金远羽，曾听母后说，他仅年长朕八岁。

自从几年前见过一面，朕就被他的毒舌毒得无地自容，那家伙数落人的本事可谓是独步天下。

朕揽镜自照，容貌自认不差，衣装服饰也没什么不妥，猜想他肯定挑不出什么毛病。

想起几年前他曾当众说朕没有半点王者风范，朕仔细想了想，似乎还真有他说的那么一回事。

就拿朕登基了半个月在朝中还没有威信的事来说吧，每日上朝，

原本肃穆庄严的大殿，却被一群老臣当菜市一般吵得热火朝天，完全无视身为一国之君的朕。

这种情况时常有之，朕几次大喊“肃静”无效，最后还得求助百官之首的宋洛君。那厮一向“诡计”多端，实在叫人不得不服。

他既能从当年小小的状元郎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丞相，若是没点真本事怕是不行的。

思及此，朕马上派了小桶子去相府请宋洛君入宫。

日落黄昏，夕阳西下。

朕与丞相在湖心亭“打太极”。

“你到底帮不帮？”

“皇上，恕臣愚钝……”

“你不是很聪明、很厉害吗？怎么连给朕想个应付南阳王的法子都想不出？”

朕激动地揪住他的衣领，斜眼瞧着他还能淡定地喝茶，朕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啊！为什么他老是比朕出色、比朕厉害？

他修长白皙的手指托着一个茶杯，垂眸似在思索什么。忽然，他抬头，对朕粲然一笑，缓缓启唇：“皇上，臣有一个法子，不知皇上愿不愿试？”

朕怔了一下，心底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……

见朕不答，他又说：“皇上每日都以笑脸迎人，对臣民亲和随性，自然难以树立威信，倘若——”他刻意拉长尾音，好似在引诱着朕往陷阱里跳。

可朕还真沉不住气，于是顺着他早已拟定好了的方向问道：“倘若如何？”

“倘若皇上能做到面无表情、神色深沉的话，估计皇上就不用为树立威信而忧愁了。”

神色深沉和神色阴沉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啊！爱卿你这是要朕装面无表情是吗？可是朕的面部表情很丰富，根本装不来啊，朕可是诚实善良的好人啊！

宋洛君瞟了朕一眼，拿出一个盒子，冷声道：“臣知道这件事于皇上来说怕是有些困难，所以，臣自奉上神丹一颗，愿解君忧。”

“神丹？”朕一脸震惊，想不到这玩意还能给朕解决难题？于是，朕伸手接过，放在手心里细细端详。

这所谓的神丹就像一粒通体圆润的红珠子。

“皇上，这是‘飞流直下三千血’，是前段时间臣到长岭山求医时偶然得到的。”他说完，瞥了朕一眼。

飞流直下三千血？光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朕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问道：“爱卿，你不会是要朕口服吧？”

他笑：“皇上英明。”

看着这颗血色的“神丹”，朕闭上眼睛，认命般地投进嘴里。为了树立威信，为了能在皇叔面前不丢气势，朕……豁出去了！

眼见朕把神丹吞下，宋洛君这才缓缓地开口：“皇上，从现在开始，您不能笑，哪怕牵动嘴角也不行。您要时刻保持面无表情，否则会流鼻血……”

这就是“飞流直下三千血”？朕险些吐血。于是朕再次上前揪住他的衣领：“奸臣！你居然害朕！”

早知道这东西有这么个特效，打死朕也坚决不吃。毕竟朕面部表情丰富得很，实在做不到面无表情啊！

“皇上，淡定、淡定……”他轻轻拨开朕的手，道，“皇上，这药定能带给您想要的效果，明日上朝时，您就知道了。”

朕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拂袖离去。

朕回到自己的泰宁宫，小桶子便欢快地迎了上来。

“皇上您热不热啊？奴才给您扇扇风！”

“皇上您饿不饿啊？奴才去给您传膳。”

“皇上……”

朕站定，无比哀愁地望着眼前这个机灵的清秀少年。

“皇上您咋愁眉苦脸呢？”小桶子惊讶极了，在他眼中，朕是个很活泼的皇帝啊……

朕挥手命他退下，转身回了寝宫睡觉。

翌日上朝时，众臣纷纷在殿下跪拜大礼。

朕瞧着他们头顶上的乌纱帽，却没有了往日调笑的兴致，是以只能面色深沉地望着他们。

当朕宣布“启奏”时，汉白玉石阶下又如往日那般群臣对骂，吵得不可开交。

“要我说，北方那边闹了水灾，朝廷得派人前去援救！”

“何必那么麻烦！这一来二去，会花费多少银两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国库里的银子可少了，咱要节省开销！”

“哟！你这贪官！谁不知道你暗地里吞了那么多银两，还敢振振有词地打着节省国库开销的名号？”

“哎哟！两位大人别吵啦！依老夫来看，最好派个正直清廉的县官到灾区修建堤坝……”

“修建堤坝要花费的钱财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哇！近来国库也不如





何充裕，那可该如何是好呀？”

“要不然，直接叫皇上下令，让当地富贾各自捐款吧！”

“嗯？这办法好像不错……”

一群人讨论完毕，大殿终于安静下来。他们纷纷抬头看向朕，正打算启奏，却见朕的目光越发阴沉了。